

王建华
主编

越文化
研究
文库

越文化与水环境研究

YUEWENHUA YU SHUIHUANJING YANJIU

越文化与水环境国际研讨会组委会 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越文化
研究文库

王建华 主编

越文化与水环境研究

越文化与水环境国际研讨会组委会 编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来胜

装帧设计:吕 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越文化与水环境研究/越文化与水环境国际研讨会组委会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

ISBN 978-7-01-006936-4

I. 越… II. 越… III. ①文化史-研究-浙江省②水环境-研究-浙江省 IV. K295.5;X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9255 号

越文化与水环境研究

YUEWENHUA YU SHUIHUANJING YANJIU

越文化与水环境国际研讨会组委会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1.5

字数:256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6936-4 定价:2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2007 越文化与水环境国际学术研讨会 组织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

组织委员会

主 任:谭志桂 绍兴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副主任:王建华 绍兴文理学院院长、教授

张校军 绍兴市水利局局长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权锡焕 韩国祥明大学韩中文化情报研究所所长、教授

李永鑫 绍兴市文广局局长

俞国娟 绍兴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邱志荣 绍兴市水利局副局长

俞云根 绍兴市社科院院长

陶 侃 绍兴文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高利华 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梁 涌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常务副主编、教授

学术委员会

主 任：陈桥驿 浙江大学终身教授、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

副主任：周魁一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授 中国水利史研究会会长

葛剑雄 复旦大学教授、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建华 绍兴文理学院院长、教授、越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刘玉堂 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员、副院长

刘延恺 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院原院长

陈伯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

陈望衡 绍兴文理学院特聘教授 武汉大学哲学系博导

邵汉明 吉林省社科院研究员、副院长

沈禹英 韩国祥明大学教授、韩国中文学会会长

胡发贵 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吴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曹锦炎 浙江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董乃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导、《上海大学学报》主编

董楚平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目 录

越文化与水环境泛论	陈桥驿 (1)
水文化与河流文明	葛剑雄 (14)
鉴湖水系与越地文明	王建华 (21)
水·水科学·水文化	周魁一 (39)
水文化——越文化生成发展的重要基因	孟繁华 (49)
水利和海洋文化孕育中的越文化	高利华 (60)
侗族水文化与古百越民族文化遗存	廖开顺 (74)
闽越古村落水文化意蕴	蔡登秋 (84)
水与中华区域文化——以吴越文化为例	靳怀培 (91)
越地山水中的人文风貌	杨振良 (102)
陇右文化与越文化起源之研究——关于中国 地域文化与环境因素的个案考察	雍际春 (111)
吴越地区的水神信仰	蔡丰明 (125)
大禹治水的文化母题意义	陈望衡 (135)
浅谈绍兴与水相关的神祇信仰	李能成 (147)
谢灵运体论略——以谢诗中的“水”为例	渠晓云 (154)
陆游的镜湖情缘	邹志方 (165)
山水神韵的谢氏家族山水诗创作所凸显的	

江南水乡情调	周淑舫 (175)
越地水环境与戏曲文化生态略论	谢涌涛 (185)
绍兴滩簧腔系演剧的复兴	[日本] 矶部祐子 (195)
吴越水乡古城“夹城作河”构造初识	钟 翀 (213)
越国水利工程及其对宁绍平原经济文化	
发展的影响	孟文镛 (229)
略论宋代鉴湖流域的市镇	姚培锋 (240)
宋代绍兴地区水旱灾害与赈济	王海雷 (256)
明清绍兴水利兴修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乐承耀 (273)
官民分责与南北分治: 康乾时期钱塘江南岸	
海塘的修筑	和卫国 (287)
略谈水环境的资源保护与整治	
措施	吴金华 王海蛟 (301)
论越地水乡文化的知识产权保护——以绍兴	
本土的传统知识、传统智慧为例	黄华均 (313)
绍兴城市水利的传承和发展	张校军 (322)
对绍兴水文化建设之探索和传承	邱志荣 (330)
论民俗对于建设绍兴文化水乡的	
价值	仲富兰 何华湘 (344)
浙江省灾害链和防治对策	高建国 (353)

越文化与水环境泛论

陈 桥 驿

引 言

有幸接到《邀请函》，讨论的主题是“越文化与水环境”。骤看这个主题，令人颇感困惑，因为“越（粤）”^①有一个很广大的空间概念和漫长的时间概念，并不是一个简易的课题。所幸《邀请函》的第一句就点明：“绍兴是中国著名的江南水乡。”承办单位主要都在绍兴，会议地点也在绍兴。且不说“越文化”，说绍兴这个地方的水环境总不会文不对题吧。

现在，绍兴水环境的研究中，存在行政区划变动的问题。因为水环境并不随行政辖属关系的改变而改变。原来，曹娥江以西属于绍兴；但现在是上虞辖境，而水环境还是绍兴水环境。再说钱塘江以南的萧山，它和绍兴虽非同县，但历史、习俗、方言等，与绍兴都是一体的，水环境则同属于三江水系。现在不仅在行政区划上归属杭州，在地名的通名上，也由“县”而“市”，由“市”而“区”，变了几次花样。眼下我们研究绍兴水环境，假使

① 发音作“Yue”，《孟子·滕文公上》所谓“南蛮貊舌”。《史记》译作“越”，《汉书》译作“粤”。

把曹娥江以西的上虞辖区和萧山都包括在内,修地方志的人称此为“越境而安”。假使放弃这两处而不加议论,则研究水环境不是卖豆腐,用什么方法在这块相同包装上的豆腐“一刀切”呢?至此我才恍悟外国汉学家对我们行政区划和地名的频繁更改感到不便是情有可原的。

我认为水环境是一种自然环境,它不受行政区划的约束。水是一种流动的液体,它可以越境转移,在不同的行政区划中,构成相同的水环境。所以我把我想到需要议论的问题作了一点展开。文题称为“泛论”,而且加上这几句“引言”。

一、长 三 角

长江三角洲,当前在媒体或其他场合常简称为“长三角”。美国著名汉学家施坚雅(G. W. Skinner)在其名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①一书中称为“江南金三角”。这是一片从古地理时期(主要指第四纪)到历史地理时期,由长江和钱塘江下游冲积而成的河口三角洲。如以长江一条河流而论,面积不过5万平方公里,但加上钱塘江,面积就会更大。

1998年冬,汪道涵先生在上海发起主持一个“长江三角洲生态文化与区域经济学学术讨论会”。协助筹备这个会议的学者也很重视这次会议,事前挂电话要我到上海参加这次会议的筹备会议。但我是刚刚结束在北京举行的“国家地图集”会议后返杭的当晚接到这个上海电话的,实在无法在次日赶到上海去。

^①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中译本,叶光庭等译,陈桥驿校,中华书局2000年版。

蒙筹备组的安排,要我准备一篇在筹备会议上的发言,事前写好,于次日晚上由他挂电话来,让我念稿,由他们录音,到预备会议上播放,也就算我出席了预备会议。翌晚,他们如约与我挂通了电话,我的发言稿写得很简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长江三角洲的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概念;第二是从地史学略论长江三角洲的水环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预备会议以后不久,讨论会就在上海举行。会议第一天,没有什么繁琐的开幕仪式,首由汪道涵先生作了举行这次会议缘起的讲话。接着我就被指定第一个发言。我是写好了发言稿的,题为《长江三角洲的水环境生态机制》。这里,我只写我发言稿中的第一部分,也就是长江三角洲的地域概念:按自然地理学,长江三角洲是长江和钱塘江冲积而成的三角洲;按人文地理学,也就是上述美国汉学家施坚雅所称的“江南金三角”。这片三角洲,大致是西起镇江,北到通扬运河,南达宁绍平原,面积约为7万平方公里。我作科学研究,写论文,素来都恪遵言必有据的宗旨。但由于当时念的是会议上的发言稿,稿上并无注释。但宣读完毕,一位参加会议的《城市研究》编辑,随即把我的发言稿取走,并且赶时间在该刊1998年第6期发表,作为刊物的一篇盖面文章,却是没有注释的,使我不胜遗憾。后来据我所知,在会议分组的几天讨论中,基本上都同意我的发言,让我稍感宽慰。

我之所以在这个以绍兴水环境为讨论主题的学术会议中提出“长三角”,并不是为当前媒体上满篇“长三角”凑热闹;也更非别出心裁,分散会议讨论的重心。而是因为,从古地理到历史地理,绍兴水环境的形成和发展,在整个长江三角洲中,都是循着基本相同的自然规律和人文运作发展的。在第四纪最后一次海退以后,沮洳沼泽是这个地区在历史地理时期水环境形成的

共同基础。《水经·沔水注》所描述的“吴越之国”是：“东南地卑，万流所凑，涛湖泛决，触地成川。”这就是长三角水环境的整体形态。当然，各地都有过一些人文运作或者说改造原始水环境的过程。例如在绍兴，东汉郡守马臻把一片沼泽棋布的庆湖地区拦蓄成为称为长湖或大湖（后来称为镜湖和鉴湖）的水库，正如唐刺史白居易把一个海滨泻湖拦蓄成为钱塘湖或上湖（后来称为西湖）的水库一样。在这个地区，像这样一类的事例不胜枚举，无非规模大小不同而已。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包括绍兴在内的长三角水环境，存在一种良性循环的自然和人文优势。但时日推移，这种优势逐渐削弱以至逆转。1950年以后，这个地区的水环境生态机制不断受到人为有意识（或者说“无知识”）的破坏，在整整半个世纪中，可以说每况愈下。直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情况才稍有好转。不过由于破坏的幅度很大，程度极深，恢复绝非轻而易举，有待于长时期地持续努力，整个长三角和绍兴都是一样。

二、“单面街”

绍兴水环境有许多方面可以描述，但是我认为假使要把这种水环境从历史文化和自然环境结合起来描述，“单面街”或许是很恰当的特色。《越绝书》记载句践在公元前5世纪之末兴建小城：“陆门三，水门一”；接着又兴建范围大于小城十倍的大城：“陆门三，水门三”。建城时就有陆门与水门的并存，实在已经勾画出这座城市的“单面街”格局。所谓“单面街”，就是一条街道与一条河港（绍兴方言称河流为河港）平行，而实际形态是，河港的另一岸，也同样存在一条街。所以“单面街”实际上

就是夹河的两条“单面街”。河上则架设桥梁,以沟通这两条“单面街”的来往。在小城和大城建成以后,随着垦殖的扩大,生产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乡间的聚落随着时代的进展而不断增加。我在拙撰《历史时期绍兴地区聚落的形成与发展》^①一文中,按清代官方登记在册的山阴、会稽二县的 1353 个聚落中,除了占聚落总数 13.5% 的山地聚落存在因地形原因的例外以外,其余的绝大部分多种类型的聚落,规模当然有大有小,但结构形成大都与施坚雅代表团于 1980 年在柯桥所见的相似。规模大的,如柯桥、东浦、安昌等等,是复式的“单面街”。规模小的,甚至是一个十几家住户的村庄,则是单式的“单面街”。我在这里以“单面街”聚落形式议论绍兴水环境,或许会有人认为我的文章离题,会议讨论的主题并不是河流与聚落的关系。所以有必要说明几句,水环境研究不是纯自然科学的河流学、湖泊学或海洋学,任何一类环境研究都是人文科学,水环境当然是其中之一。环境研究不能离开聚落,人类从茹毛饮血直到现代,从巢居穴住到豪华府邸,聚落都是文化孕育和发展的基础。所以“单面街”的议论并不离题。

公元前 5 世纪建成的小城和大城,也就是当时于越的首都大越城,后来成为会稽郡城、越州州城、绍兴府城,整座城市,其实是由许多大大小小的“单面街”组成的。南北朝后期,会稽郡城所在的山阴县划分为山阴、会稽二县。郡城以内,同样以一条从南门到北门的河流(后来称为府河)划分,河西为山阴县,河东为会稽县,两县都建立了自己的主街,即山阴大街与会稽大

^① 《地理学报》1980 年第 1 期,收入于《吴越文化论丛》,中华书局 1999 年版。

街,都是与府河平行的“单面街”。我在拙作《让徐霞客时代的水城重现》^①一文中,曾对这种山阴、会稽两县“单面街”隔府河对峙的水环境格局作过一点描述。直到17世纪,这种格局还基本存在。由于两县“单面街”主要街段都是商业街,府河就成为这两条商业街货物集散的运输干道。据曾在戴山书院担任主讲的清初人蒋士铨的目击记载:“越郡为泽国,城中河流纵横,界画若棋局,其间阔处可并三艇。……自昌安门入,由斜桥至小江桥数十户为城河孔道,两岸列市肆,货船填集,载卸者鳞鳞然,而舟往来如激箭。”^②“阔处可并三艇”,说明包括府河在内的这些城内河港运输能力不小,从而促进了山阴、会稽这两条沿河“单面街”的商业繁荣。所以才招致了如乾隆《绍兴府志》卷十四所说,山、会两县的沿河两岸出现了“便房密室”。实际上是为了商业发展的需要,以致从乾隆后期起,这两条城内最主要的“单面街”受到了不断的破坏,最后是,这两条主要“单面街”的主要街段,成为不再隔河相望的两条商业街:山阴大街和会稽大街。由于山阴县是府台所在,地位高出会稽,所以山阴大街称为“大街”,而会稽大街称为“后街”。这种格局,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

这种格局到1980年而全盘结束,原因和过程不必在这里赘述。上述这两条主要“单面街”的消失过程为时很久,而城内存在的不少“单面街”,其中也有很著名和重要的,都是在1950年以后陆续填废的。例如山阴大街西侧的两条“单面街”新河弄与丁家弄,其名为“弄”而实际上是隔河相望的两条重要街道。

① 《徐霞客在浙江·续二》,中国大地出版社2004年版。

② 《忠雅堂文集》卷八。

直到民国年代，这两条“单面街”上钱庄林立，是有名的金融街，其间的这条河港，舟楫如梭。而河上架有“福禄”、“万安”二条雕刻精致的石拱桥，在绍兴民俗上，此二桥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山、会两条大街上架设在府河的诸桥。现在，这些河、桥和街道地名，都成为历史地名了。我在拙撰《绍兴水环境的严峻现实必须改变》一文中，曾经作过一点初步的调查：“1949年以前，城内有大小河港32条（都能通行舟楫），计长35公里，这50年中，已经填废了其中的17条，计长17.2公里。则填废的河港在数量和长度这两方面，都超过了1949年城内河港的一半。”

绍兴的这种现实在整个长三角都是存在的。在上述拙撰《论长江三角洲的水环境生态机制》一文中，我曾举了苏州城内的河流填废情况：“到1985年为止，苏州市内填废的河港共达46.8公里。又如太湖出水河港，从无锡到苏州的西太湖，1957年有36条河港，东太湖有49条河港；到1983年，西太湖减到34条，东太湖减到25条。26年中，太湖从无锡到苏州的出水河港减少达26条。”在这半个世纪中，整个长三角，各城镇和乡村，河流湖泊的填废情况，大概都是如此，若在这个问题上再作议论，实在就是多此一举。

三、水体污染

绍兴水环境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水体污染。我不想在这篇文章中议论这个问题。因为这种既成事实，需要花费很大的篇幅，或许还说不清楚，而且是一个在相当长的时期中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此，我只想举一点我看到的事实。原文也是从拙作

《绍兴水环境的严峻现实必须改变》^①一文中抄录的：

绍兴水环境的另一严重问题是水体污染。对于乡间的水体污染，我没有什么调查，但手头也有一个亲眼目击、可以权作抽样调查的材料，这就是我在拙作《历史时期绍兴聚落的形成与发展》一文中提及的沿海聚落后盛陵村。1939年5月，绍兴中学仓桥校舍为日机炸毁，当时我还是一个初中学生，因学校暂时停课，我曾到这个村子避居过两个月。这个南北向的小村，对外交通依靠东西向的两条河港，南边的称为前溇，北边的称为后溇。沿溇都是民居。前溇来往船只较多，后溇因为靠近老海塘（今衙前到党山的公路），来往船只较少。但两溇河水都一样清澈。我当年因辍学无事，下午常到两溇垂钓，花二三个小时，可以钓得许多四五寸长的鲫鱼，水族丰富，可以想见。1997—1998年两年中，我又因缘机会，两度去到该村，实在使我大吃一惊。前、后二溇仍然存在，沿溇居民也无较大变化，但整个河面都为垃圾所堆积，已经看不到水面。不少垃圾上已经长了杂草，说明污染有了很长的时间。

我最近在《联谊报》（2007年5月10日）上看到了一个令人喜悦的标题：“让水乡的水更清更美”。说的正是绍兴。“更清更美”的是汤浦水库。这个水库现在是绍兴人饮水的来源，是治污的重点，所以这个标题当然是值得重视和高兴的。今年我几次到绍兴，虽然没有到汤浦水库去，但是从宾馆里的自来水龙头中，我就可以觉察到这个“更清更美”是真实不虚的了。但是汤浦水库是不久以前新建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供人民饮水的。

① 《越文化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

包括这篇报道中提的小舜江,都属于会稽山区内的水体。在平原上,水体的范围还大着呢。我并没有去实地考察,只是听几位目击者的话。在城北这一片广大的水乡泽国间,特别是其间的支流叉港中,正像我亲眼见到的后盛陵村一样。水体污染到什么程度?通过什么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开头就说过,此文不拟议论这个问题,稍稍提及几句,就算是多余的话吧。

四、曙 光

“改革开放”以后,有权无知逐渐为有权有知所取代。“瞎指挥”和“蛮干”逐渐转向理性。水环境的问题也逐渐从无限的下坡路上让人们看到了曙光。整个长三角都是如此,其中的重灾户苏州或许走在最前面。因为老城中心在胡闹时代填废了的干将河(有点近乎绍兴的府河),居然由具有理性的人们重新挖掘了出来,这实在是整个长三角水环境逆境中出现的一件大事。

在绍兴,首先让人们看到曙光是环城河的恢复和兴修。这是一项投资巨大而在水环境方面让这座文化古城逐步改观的工程。在这项工程以后,接着就是“山阴故水道”^①,也就是后来称为漕渠、西兴运河或浙东运河分段整治。其中特别出色的是绍兴至柯桥段,而尤以运河园的兴建为翘楚。这座在2006年全国园林评比中获选的、以运河及绍兴水环境为主题的园林,具有别开生面的设计。它紧傍运河而建,并把全部绍兴水利史浓缩在园中。现在要考虑绍兴水环境的恢复和优化,当然为时还早,但在这个运河园中,可以遐想绍兴水环境全貌。运河园建成以后,

① 《越绝书》卷八。

绍兴水环境整治的另一处重要工程是龙横江的修治和鹿湖园的兴建。龙横江在绍兴城郊西南,既是古运河的组成部分,也是古鉴湖的组成部分。清康熙、乾隆二朝,皇上到绍兴祭禹,这里是御舟停泊驻蹕之处,所以是绍兴水环境中的一处文化含量很高的地方。此河的整治,并在河畔兴建规模不小、布局精致的鹿湖园,实在是相得益彰。此处原是六朝人所称的“山阴道上”的发端,王逸少所谓“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现在,从鹿湖园看龙横江,尚可体味这位书圣的名诗余韵。

这些年来,绍兴人在水环境方面做出的这些建树是值得称道的。当然,要全面地整治这片水网平原,显然任重而道远。但是从环城河、运河园、鹿湖园以及在古运河上的许多工程上,都让人们看到了水环境的曙光,绍兴人在这方面还将继续努力,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五、水 资 源

本文在最后之所以议论这个问题,是因为长期来流传一种误解,认为包括绍兴在内的整个长三角地区缺乏自然资源。不错,我们这个地区缺乏煤、气、石油等燃料资源和其他金属矿物资源。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是由于在一个很长时期中,人们没有把水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实际上,作为自然资源的水,下面将要提及,其重要性要超过其他许多燃料资源和矿物资源。

从绍兴来说,公元以前,越人从山荒地瘠的会稽山区进入这片沮洳泥泞的沼泽平原时,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水资源。越王句践建造了许多称“塘”的水利工程,除了最著名的富中大塘以外,还有诸如练塘、吴塘等等。建塘的目的是为了拒咸蓄淡,所